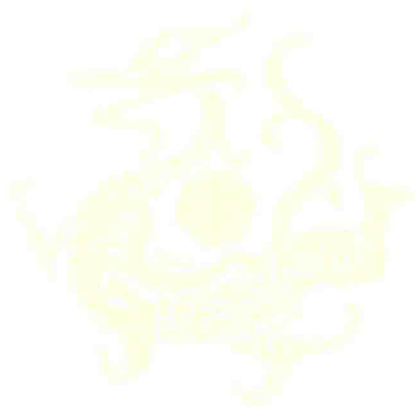


文心雕龙解析

(下)

周勋初 著



神思第二十六解析

【解题】创作时的思维活动，情况多样，亦真亦幻，难以说清。人们从各种不同角度着眼，突出其某一方面的特点而构拟新词，赋予新义，有称“想象”，有称“神游”，有称“运作”，有称“构思”者，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但是这种思维活动还有其更明显的特点，就是在思维过程中时而浮现着事物的形象，因此现代文艺学中也就称之为形象思维。古人对此自然不可能认识得很清楚，但他们在创作过程中却也必然会碰到这方面的问题，因此我国古代典籍中很早就有关于形象思维方面的经验的论述。陆机在《文赋》中作了较深入的探讨：“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其致也，情瞳眈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浮天渊以安流，濯下泉而潜浸。于是沈辞怫悦，若游鱼衔钩而出重渊之深；浮藻联翩，若翰鸟缨缴而坠曾云之峻。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其他章节中还有不少与此有关的阐述。《西京杂记》卷二中记司马相如自叙创作经验时说：“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可能为实际编撰此书者葛洪伪托的说法，也是对这一问题所作的简要说明。这些理论对刘勰的“神思”说有着直接的影响。可以说，自陆机等人至刘勰，在形象思维问题的探索上经历着一段由浅入深的过程，前后之间有着继承发展的关系。

人们对这种创作时的特殊思维活动认识提高之后,也就会用某些名词来称呼它。限于时代,人们的认识毕竟不够明确,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所用的概念显得很混乱。当时的人常用“文思”、“巧思”、“沉思”、“神思”等词来称呼,例如萧统就以“事出于沈思”作为文学的特征之一。不过齐梁以后的人似乎逐渐趋向于统一采用“神思”一词,这从萧子显的《南齐书·文学传论》中可以看出。

属文之道,事出神思,感召无象,变化不穷。俱五声之音响,而出言异句;等万物之情状,而下笔殊形。

萧、刘二人所用的名词与所作的解释完全一致。他们所以在“思”上冠以“神”字,则与当时的哲学思潮有关。众所周知,魏晋南北朝时形神问题的讨论很热烈,齐梁之时更展开过一场大争论。范缜坚持唯物主义原则,著《神灭论》,主张形神合一,形灭则神亦销亡,驳斥了神学宗教观。当时的一些宗教徒、贵族官僚、唯心主义哲学家,则起而加以围攻,他们主张形神不合一,形可亡而神不灭,这就是说人在肉体之外还有独立存在的灵魂部分,这种学说为神界的存在作了辩护。二者针锋相对,在形神问题上,争论异常激烈,至今仍有不少篇章保存在当时编辑的《弘明集》之中。不过不管形神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时人认为人身可分形神两部分的想法则是一致的。“神”是“形”的主宰,它是一切行动的发动机,因此在刘勰等人看来,以“神思”一词称呼创作时的思维活动当然是最恰当不过的了。“神思”一词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之下广泛运用的,它是齐梁文人认识水平的恰当反映。

1. 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què)之下。”^①神思之谓也。(一)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②。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jié)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③(二)故思

理为妙，神与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shū)机^④。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⑤。（三）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淪(yuè)五藏，澡雪精神^⑥。（四 a）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yì)辞^⑦。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⑧。此盖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⑨。（四 b）

【注释】

① 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古人指魏牟，即战国时魏公子牟。封于中山，故亦作中山公子牟。道家学派中人，属杨朱一派。《汉书·艺文志》“道家”有《公子牟》四篇。这句话见于《庄子·让王》篇。魏牟的意思是说：身在江湖而心在朝廷。形指形体。魏阙是宫门外树立的一对高阙，古代常用作朝廷的象徵。

② 悄：静静地。焉：语气词。悄焉动容，视通万里：面容隐隐地起着变化，那是因为通过神思已经看到万里之外的景象的缘故。

③ 吐纳：吐出和吸入，“吐纳”是偏义复词，纳字无义。吐纳珠玉之声：吐出珠玉一般的声音。思理之致：思维活动取得的成效。致的本义是达到、获得，这里指取得的成效。

④ 神与物游：神与物结伴而游，是说二者结合在一起而活动。古人认为心是关连思维的器官。胸臆：臆也就是胸。神是比具体的心更玄妙的主宰者。志气：《孟子·公孙丑上》：“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赵岐注：“志，心所念虑也；气，所以充满形体为喜怒也。志帅气而约，度其可否也。”“志”指思想，“气”指意气，“志气”合为一词，有思想感情的意思。辞令：动听的言辞。管：控制，掌握。枢机：枢指门户的转轴；机指弩牙，控制弓发射的部件。枢机指控制运动的主件。《易·系辞上》：“言行，君子之枢机。”《国语·国语下》：“夫耳目，心之

枢机也。”

⑤ 枢机：指言语。关键：指志气。遁：逸去。

⑥ 钧：制造陶器的转轮。陶钧文思：比喻文思的蕴酿和提炼。疏濬：疏通。五藏：藏即脏。五脏指肝、心、肺、肾、脾。澡雪：净涤。

⑦ 酌：斟酌，推敲。阅：经历。穷：深入探讨。照：观察。驯：顺服，调节。致：情志，情趣。绎：驾馭，整理。

⑧ 玄解之宰：指神。玄解，一种掌握外界事物本质的玄妙的洞察力。宰，主宰。这是道家使用的术语。《庄子·齐物论》：“若有真宰。”声律：指作品的音节。定墨：写下作品。独照：个人独到的观察力。匠：工匠，比喻作家。意象：意中之象，指思维时出现的形象。刘勰论“意”，有时指抽象思维，有时指伴随形象的形象思维，此处当指后者。参看《物色》篇之《解题》。斤：斧。

⑨ 馭文：驾馭文字，即掌握写作技巧。术：方法。谋篇：考虑作文。大端：首要条件。

【分析】这一段文字对“神思”问题作了总的介绍。中分四节：（一）解释“神思”名义，（二）描写“神思”状态，（三）分析“神思”原理，（四）解决“神思”关键。

虽然每一个作家对“神思”问题或多或少都有体会，但却不能指望他们都能科学地予以说明。因为人的思维活动极为复杂，古代自然科学发展水平尚低，无法对此作出全面而深入的解释。如上所言，像传说是司马相如等人的意见就不免流于玄虚。刘勰对“神思”问题作了某些分析，提出了若干解决的办法，虽然其中还有很多不足之处，但在当时讲来却是难能可贵的了。

刘勰在文章开端引用前人成语说明“神思”一词，并不符合引文原意。他不能像解释其他篇名一样，直接下一定义，而只能从旁点明思维的特殊现象。这样的介绍是不够的，因为在第（一）节中的说明仅是对一般思维现象的描述，它还没有指出形象思维的基

本特征,因此刘勰紧接着在第(二)节中作了补充。他说明创作时的思维活动除有不受时空限制的特点之外,还指出了在思维过程中作家脑海里浮现着鲜明的形象,这样也就掌握了创作构思的特点。

在讨论到“神思”问题的原理时,刘勰本着他的一贯作风,也是从主客观两方面加以研究的。他认为思维过程便是主观方面的“神”与客观方面的“物”沟通孕育的过程。对作者来说,刘勰又把抽象的“神”落实到“志”、“气”上面,“志”指思想感情而言,“气”指创作个性而言,它们受到外界事物的感召,激起创作要求,犹如门户的关键一样;客观的物则通过感觉器官而触动心神,然后通过语言文字表达出来。由此可见,上述论志气的四句指反映过程而言,论辞令的四句指表达过程而言。

为了克服“枢机”不通、“关键”闭塞的毛病,刘勰又提出了解决的办法。这又可分为两部分:a. “虚静”之说,乃培养情绪方面的问题;b. “积学”四项,乃创造条件方面的问题。神完气足,则文思滔滔汨汨;条件成熟,则用笔挥洒自如。刘勰认为若要写好文章,应该注意“秉心养术”,不断地为写作创造条件,因此他又称之为“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

2. 夫神思方运,万涂竞萌;规矩虚位,刻镂(lòu)无形^①。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②。(一)方其搦(nuò)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则?意翻空而易奇,言徵实而难巧也^③。是以意授于思,言授于意,密则无际,疏则千里^④。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义在咫尺,而思隔山河^⑤。(二)是以秉心养术,无务若虑;含章司契,不必劳情也^⑥。(三)

【注释】

① 万涂：万种途径，即想象中浮现的多种情况。萌：产生。规矩虚位，刻镂无形：这是描写作家通过形象思维而塑造形象的两个比喻。虚位、无形，指形象未形成前的状态，经过规矩的安排，虚位也就固定了；经过刻镂的加工，无形也就具体了。规，画圆形的工具。矩，画方形的工具。

② 登山则情满于山：想登山观景，则感情也就像是已倾注于山峰之中。观海则意溢于海：想到观察海景，则心意似乎已洋溢于波涛之上。

③ 搦：拿起。翰：羽毛，鸟羽做的笔。搦翰：指创作。暨：及。心：指构思。翻空：凭空的意思，指思维不受任何具体事物的约束而自由翱翔。徵：验证。徵实：言之有据的意思。

④ 意授于思，言授于意：这里是说文章得之于文思，文学语言又得之于文意。这也就是说：文思体现为文意，文意体现为文学语言。际：中间，指空隙。

⑤ 方寸：心。域表：疆界，疆界之外域。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理已在心中形成，但用以表达的文辞则阻隔甚远。咫：八寸。义在咫尺，而思隔山河：义似在眼前，但想起来却像无法解决。这两句中的“义”相当于“意”，“理”相当于“思”，“文”字隐去。

⑥ 秉：持，执。秉心养术：指调治心神的妙道。务：致力于。含章：包涵文采，指创作美文。司契：司为掌握，契为约券。含章司契：指创作美文的要领。

【分析】这一段文字着重发挥了培养情绪方面的问题。他从言、意之间的关系说起。言能否尽意，魏晋南北朝人持论不一。魏末嵇康著《言不尽意论》（《玉海》卷三十六），晋初欧阳建著《言尽意论》（《艺文类聚》卷十九），引起了针锋相对的争论，对后代文人发生过很大的影响。陆机写作《文赋》，试图逐步解决“言不尽意”的

问题。刘勰在这里也提出了一些解决的办法。他分三层展开论点：(一)“气倍辞前”，说明“神思”之活跃；(二)引出“言不尽意”之说，并阐释其原理；(三)归结到“无务苦虑”，“不必劳情”，即虚静之说。唯虚静能使“神”无“遁心”、“关键”通畅，从而与外物相接触时“密则无际”，“物无隐貌”。

3. 人之禀才，迟速异分；文之制体，大小殊功。^①相如含笔而腐毫^②，扬雄辍翰而惊梦^③，桓谭疾感于苦思^④，王充气竭于沈虑^⑤，张衡研《京》以十年^⑥，左思练《都》以一纪^⑦：虽有巨文，亦思之缓也。淮南崇朝而赋《骚》^⑧，枚皋应诏而成赋^⑨，子建援牍如口诵^⑩，仲宣举笔似宿构^⑪，阮瑀(yǔ)据鞍而制书^⑫，祢(mí)衡当食而草奏^⑬：虽有短篇，亦思之速也^⑭。(一)若夫骏发之士，心总要术，敏在虑前，应机立断；覃(tán)思之人，情饶歧路，鉴在疑后，研虑方定^⑮。机敏故造次而成功，虑疑故愈久而致绩；难易虽殊，并资博练。若学浅而空迟，才疏而徒速，以斯成器，未之前闻^⑯。(二)是以临篇缀虑，必有二患：理郁者苦贫，辞溺者伤乱。然则博见为馈(kuì)贫之粮，贯一为拯乱之药；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⑰。(三)

【注释】

① 禀：承受。分：界限。制体：即体制，指体裁和篇幅。殊：不同。功：成效。

② 相如含笔而腐毫：司马相如，西汉时的著名辞赋作家。他写作时速度很慢，含笔构思，连毫毛都腐烂了。这是夸张的说法。《汉书·枚皋传》、《西京杂记》卷二、《太平御览》卷八八引《汉代故事》等文中都有记叙。

③ 扬雄辍翰而惊梦:扬雄是西汉末期的著名学者和文士,他在写作时构思很苦,曾为此而梦见五脏都流出来了。文见严可均《全后汉文》卷十四引桓谭《新论·祛蔽》。辍:停止。翰:笔。

④ 桓谭疾感于苦思:桓谭是东汉初年的学者,他为了学习并赶上扬雄的作品,用心极苦,因而得疾。桓谭在《新论·祛蔽》篇中提到他因作赋伤精神而得病事。

⑤ 王充气竭于沈虑:王充是东汉早期的著名学者。他苦思冥想地写作论文,精气耗竭。见《后汉书·王充传》。

⑥ 张衡研《京》以十年:张衡是东汉时的著名文士和科学家,他花了十年的功夫,写成了《两京赋》。《京》指《两京赋》。见《后汉书·张衡传》。

⑦ 左思练《都》以一纪:左思是西晋时的著名文士。他为了写作《三都赋》,花了十年的功夫,见《文选·三都赋序》李善注引臧荣绪《晋书》。这里说成一纪,一纪为十二年,应是变化笔法的缘故。煮缣(细绢)使之洁白,叫做练,这里比喻提高写作水平。

⑧ 淮南崇朝而赋《骚》:淮南指西汉初年的淮南王刘安。汉武帝曾命令他为《离骚》作传,他在一个早上就完成了。崇:终。赋《骚》,即《辨骚》中说的淮南王为《离骚》作传,这篇作品已亡佚。见高诱《淮南子序》。参看孙诒让《札迻》卷十二。

⑨ 枚皋应诏而成赋:枚皋是西汉初期的辞赋作家。他文思敏捷,常侍候在武帝左右,一奉诏令,能立即写成文章。见《汉书·枚皋传》。

⑩ 子建援牍如口诵:子建,曹植的字。他是建安文学最杰出的代表。援,拿起。牍,木简,古时用以写字。曹植写文章,像随口朗诵一样,拿起木简就可写出。见杨修《答临淄侯笺》,曹植曾封临淄侯。

⑪ 仲宣举笔似宿构:王粲,字仲宣。建安七子之一,汉末著名文士。他提起笔来写文章,像打好腹稿了一样。宿构,事先已构思好。

见《三国志·魏书·王粲传》。

⑫ 阮瑀据鞍而制书：阮瑀是东汉末期的著名文士，建安七子之一。曹操曾命阮瑀写信给韩遂，阮瑀靠在马鞍上写作，立即写就。见《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裴松之注引《典略》。

⑬ 祢衡当食而草奏：祢衡是东汉末期的著名文士。他在荆州依附刘表时，曾在黄射(yì)举行宴会时很快地写成《鹦鹉赋》，又曾迅速地替刘表写好奏章。这里刘勰把不同时间内发生的两件事合成了一句。见《后汉书·祢衡传》。

⑭ 短篇：篇幅短小的作品。

⑮ 若夫：至于。骏发：骏有敏捷的意思，指文思敏捷。“发”为形容词的词尾。总：汇集，控制。要：关键，重要。覃思：深思，这里是说作文时的反复思考。饶：多。歧路：分叉的路。鉴：明察。

⑯ 造次：急促。绩：功效。博练：博学练才：“博见”治“贫”，“练才”治“乱”，与下文呼应。器：人才。

⑰ 缀：连结。缀虑：即构思。郁：郁结，思想化不开。溺：淹溺，思想陷在里面不能自拔。馈贫：馈是进食，馈贫即疗饥。贯一：贯之于—，把杂乱的东西理出一个系统来。

【分析】这一段文字着重发挥了创造条件方面的问题。他从文思迟速的现象谈起；文思迟速固与篇幅长短有关，但刘勰的着眼点则在通过徵引创作个性不同的作家而论述提高修养的重要。文章也分三层展开论点：（一）举证；（二）说明行文不论迟速，其要在于博学练才；（三）归结到“博而能一”，始能避免两方面的缺点：“才疏而徒速”的人，写的东西必然“辞溺伤乱”，解决的办法则为“贯一”；“学浅而空迟”的人，写的东西必然“理郁苦贫”，解决的办法则为“博见”。显然，若要做到“博而能一”，则应注意“积学”、“酌理”、“研阅”、“驯致”四项要求。刘勰在第1段第（四）节中提出了解决方法，并在2、3两段中分别阐述，“神思”本题至是发挥

已尽。

4. 若情数诡杂,体变迁贸,拙辞或孕于巧义,庸事或萌于新意。视布于麻,虽云未费,杼(zhù)轴献功,焕然乃珍^①。(一)至于思表纤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迫,笔固知止。至精而后阐其妙,至变而后通其数^②。伊挚不能言鼎,轮扁不能语斤,其微矣乎^③。

【注释】

① 数:理,法。诡:不正常。体:风格,风貌。贸:变化。孕:怀胎,引申为蕴藏。庸:平常。事:典故或成语,泛指材料。萌:萌芽,引申为生发。费:耗费。杼轴:织机。焕然:光彩鲜明的样子。视布于麻,虽云未费,杼轴献功,焕然乃珍:这里用加工织物为比喻,说明文章最后要有锤炼加工,最后能够取得完美的效果。魏晋南北朝时的布仍用麻作材料而织成。

② 表:……之外。纤旨:细微的旨意。曲致:曲折的情致。固:本来是,确实是。至精:精妙至极。阐:阐明,说明。数:方法,规律。

③ 伊挚不能言鼎:伊挚即伊尹,挚是他的名。原是商汤的小臣。《吕氏春秋·本味》上说,他曾以烹饪的道理说明治国之道,得到商汤的赏识。鼎:古代用来盛食物的器具。轮扁不能语斤:轮扁,一个叫做扁的制轮工匠。《庄子·养生主》上说,轮扁善于斫轮,但不能把使用斧头的诀窍表达出来。斤:斧。

【分析】这是全文的尾声。作为创作过程来说,由构思到表达,作者表现各不相同,情况至为复杂,所以刘勰要补上这最后一段,说明神思之妙。

魏晋南北朝人普遍认为文章之事微妙万分，特别是恍惚而难于捉摸的文思问题更是如此。刘勰的看法与此相近，所以这里以文事微妙难以言尽作结。也可以说（一）节中讲的是人力能及的问题，强调构思的首要意义。然而这里的一些文字仍易滋纷扰。“拙辞或孕于巧义，庸事或萌于新意。”如何解释，现有二说，分歧之点在于对“于”字的理解不同。“于”是一个用法极为多样的介词，一般表示前者从出于后者，“拙辞”乃从“巧义”中孕育而出，“庸事”乃从“新意”中萌生，此说似违反常情，然联系下面四句：“视布于麻，虽云未费，杼轴献功，焕然乃珍。”可知关键在于“杼轴”。如从“构思”着眼，说明运思之妙，“巧义”可使“拙辞”生辉，“新意”可使“庸事”增色，“神思”可变腐朽为神奇，使文章通体完美。此乃形容构思的妙用与重要。然“于”字有时仅用作铺垫，无实际作用，依此解释，则将麻加工成布，只是修饰之功而已。这就成了修辞的问题。二者各有所见。考虑到《神思》一文乃论创作思维妙用的专篇，则可认为要以第一说为胜。^①（二）节中讲的是仍有不易言尽的问题。刘勰立论每照顾两面，避免把问题说得过死。

5. 赞曰：神用象通，情变所孕^①。物以貌求，心以理应。

（一）刻镂声律，萌芽比兴。结虑司契，垂帷制胜^②。

【注释】

① 用：以，凭借。象：事物的表象。情变所孕：意为复杂多样的情于是孕育而成。

② 萌芽比兴：比是比喻，以一物比喻另一物。兴是感兴，由于外物的激发而引起感触。文士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了创作的要求。萌

^① 参看左东岭《文体意识、创作经验与〈文心雕龙〉研究》，载《文学遗产》2014年第2期。

芽,产生的意思。结虑:与缀虑意思相同。垂帷:帷是帐幕。古人垂帷读书,表示不受外界干扰,一心向学。

【分析】(一)言构思时心物交融之理,近于后代意境之说;
(二)言表达时“秉心养术”的重要。前者指“神与物游”,后者指虚静与积学等项。

评刘勰文学观的双重标准

刘勰对文学的看法,既有其持论宽泛的一面,也有其抉择甚精的一面。用现在的话来说,前者可谓大文学观念(我不用“杂文学”这一名词,因为这有贬抑本国传统文化的倾向),后者可谓纯文学观念。这体现了魏晋南北朝时文学发展中的两股主流。前者体现了以文体论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百舸争流态势,后者体现了以诗赋为主干向纯文学方向发展的趋势。刘勰观察问题向持折衷的态度,二者兼容并论,也是其通变观的具体表现。这方面的理论成果,可从各种不同角度加以考察。

一

罗根泽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特设“文体类”,考察魏晋南北朝人研究文体的种种心得,揭开了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中的重要一页,博得了学术界的广泛称誉。朱自清指出:

这是一部值得细心研读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罗先生这部书的确能够借了“文学批评”的意念的光,将我们的诗文评的本来面目看得更清楚了。他在《魏晋六朝文学批评史》里特立专章阐述“文体类”的理论。从前写文学史或文学批评史的人都觉得这种文体论琐屑而凌乱,没有给予充分的注意。可是读了罗先生的叙述和分析,我们能以看出那种种文体论正是作品的批评。不是个别的,而是综合的;这些理论指示人们如何创作,如何鉴赏各体文字。这不但见出人们如何开始了文学的自觉,并见出六朝时那新的“净化”的文学概念如何

形成。这是失掉的一环,现在才算找着了,连上了。^①

罗先生指出,文体论在魏晋之前已兴起,汉安帝永宁中,尚书陈忠上疏荐周兴时论诏令之文体曰:

古者帝王有所号令,言必弘雅,辞必温丽,垂于后世,列于典经。故仲尼嘉唐虞之文章,从周室之郁郁。^②

到了汉末,蔡邕在《独断》中将天子令群臣之文分为四类,“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书”。“群臣上书于天子者有四名,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驳议”。^③可见文体论的产生,起于朝廷公文书式的需要。《文心雕龙·诏策》中说:“汉初定仪则,则命有四品: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敕。”说明刘勰的文体论前有所承,还总结了汉代的写作经验。

封建社会中,帝王为了突出其独尊的地位,使用居高临下的口吻,发表指令。臣下为尊王计,也得采用诚惶诚恐的腔调,禀报所见所思。帝王的命令因内容的不同而风格有异,臣下的禀报亦因所奏内容不同而得采取不同的语气与程式。蔡邕论戒书曰:

戒书,戒敕刺史太守及三边营官,被敕文曰:“有诏敕某官”,是为戒敕也。世皆名此为策书,失之远矣。

时至魏晋,分述各种不同文体写作要求的文字不断出现,其后也就产生了挚虞《文章流别志论》、李充《翰林论》等名著。他们的著作,虽有残佚,仍不难看出所论文体之众多与要求的具体。

只是从文学理论的发展历程而言,自当以曹丕与陆机的立论为重要。他们论文体的意见虽仅寥寥数语,然因其所处的社会地

① 朱自清《诗文评的发展》,原载《语文零拾》,名山书局1948年版。今据《朱自清选集》第二卷《学术论著》,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② 见《后汉书·周荣传》。

③ 载《蔡中郎外集》卷四,《四部备要》本,中华书局据海原阁校刊本校刊。

位与文坛上所处的领导地位，所发生的影响，也就远超他人。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这种理论，植根于风行一时的哲学思潮才性论上。文士的才性各有不同，因此专擅的文体也有不同。曹丕把“诗、赋”二者归为一组，从而指出写作这两种文体时首先就得注意“丽”，这又是区别于其他文体的美学要求。

陆机在《文赋》中则进一步申述道：

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烨而谄诤。

这里一共提出了八种文体，诗、赋二者置于前端。陆机对文体的要求规定得更明确了。他所总结的文体特点，意指文学发展中的新物，例如他所说的“赋”，当指其时的咏物小赋。

赋是汉代至魏晋南北朝时最为风行的文体之一。由于主题与题材不同，写作手法有异，篇幅上出入很大。后人一般都把赋作为大赋与小赋两类。大赋气势恢宏，组织严密，所用手法非仅体物一端，呈现的风貌，也非浏亮所能概括。谢榛《四溟诗话》卷一曰：“夫‘绮靡’重六朝之弊，‘浏亮’非两汉之体。”按照李善对《文选·文赋》中“浏亮”一词的注释，云是“清明”之谓，体物而有清晰明朗的效果，应当是指咏物小赋而言。

陆机对诗的写作要求为“缘情”而“绮靡”，这也是魏晋南北朝时的文士对文学的普遍看法。他们认为“诗”的主要因素为抒情和富于形式美。与此类似的意见甚多，兹引述若干如下：

卞兰《赞述太子赋并上赋表》：“窃见所作《典论》及诸赋